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十七上 下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劉昀

說郛卷十七上　　元　陶宗儀　撰

愛日齋叢抄　宋葉□

稱帝

太史公夏本紀自禹即天子位以後云帝禹至于帝履癸又曰帝桀殷本紀自太甲書帝太甲至于帝紂孔氏雜說言二王亦得稱帝引史記夏紀稱帝桀是也何獨桀云帝哉商紀云周武王為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為

王索隱曰按夏殷天子亦皆稱帝代以德薄不及五帝始貶帝號號為王故本紀皆帝而總曰三王也又譙周云夏殷之禮生稱王死稱廟主皆以帝名配之見索隱國語云玄王勤商帝甲亂之又云商王帝辛大惡于民帝辛紂也然而易曰帝乙書亦曰帝乙夏殷之稱帝莫信於此

釋奠釋菜

釋奠釋菜古禮僅存而行于學歐陽公記襄州穀城縣

夫子廟有云釋奠釋菜經之畧者也古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見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畧也祭之以禮以迎尸酌鬯為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畧者余讀其文因考之禮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必有舍也天子視學適東序釋奠於先老三聖見文王世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

見王制凡皆言釋奠而釋奠必于學春官大祝大會同
皆造于太廟宜於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甸
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于祖禰亦如之師甸
致禽於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於祖禰亦云舍奠
也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見文王世子仲春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見月令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
敬道也見學記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見春官凡皆言
釋菜也而亦莫不於學士婚禮舅姑既歿則婦入三月

乃奠菜士喪禮君釋菜入門喪大記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釋菜於門内春官簭人乃舍萠于四方以禳惡夢注謂猶釋菜萠菜始生則凡祭禮皆有釋菜也鄭氏以釋菜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又以縣釋菜奠幣孔氏以為直奠置于物方氏以為釋其所執之物而祭之故其字或作舍奠言物就可薦以菜則特用菜而已儀禮疏奠之為言停停饌具而已又按周禮注鄭司農云舍菜謂舞者皆持有香之菜或曰古者士

見於君以雉為贄見於師以菜為贄菜直為蔬食菜羹之菜或曰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飾舍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飾也玄謂舍即釋也采讀為菜蘋菜之屬呂氏春秋註舍猶置也初入學宮必禮先師置采帛於前以贄神采菜兩音而異義其説惟議禮之家有以折衷也

婦拜禮

太祖嘗問趙中令禮何以男子跪拜而婦人不跪趙不

能對徧訊禮官皆無知者王貽孫祁公溥之子也為言古詩長跪問故夫即婦人亦跪也唐太后朝婦人始拜而不跪趙問所出因以太和中幽州從事張建章渤海國記所載為證大重之事具國史王貽孫傳及他雜說葉氏燕語正舉此且云天聖初明肅太后垂簾欲被衮冕親祠南郊大臣爭莫能得薛簡肅公問即服衮冕陛下當為男子拜乎議遂格禮九拜雖男子亦不跪貽孫之言蓋陋矣簡肅亦不達幸其言偶中使當時有以貽

孫所陳密啟者則亦無及矣汪聖錫端明作燕語證誤又云漢書周昌傳呂后見昌為跪謝周宣帝詔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則其時婦人已不跪矣故特有是詔云始於則天非也明肅乃謁太廟非郊也九拜有稽首有頓首非皆不跪也不跪雖有之蓋拜之輕者爾余觀歐公所為簡肅墓志及湘山野録皆云后欲以衮冕謁太廟謂親祠南郊誠燕語之疑宜汪氏引宋子京謁廟賦以證至程氏考古篇又因貽孫之説考

其詳云按後周天元靜帝大象二年詔曰縣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俯伏如男子据此詔特令於廟跪則他拜不跪矣張建章所著武后時婦拜始不跪豈至此始拜與廟朝跪禮而去之而紀之不詳耶周昌諫高帝吕后見昌為跪戰國策蘇秦過洛其嫂蛇行匍匐四拜自跪而謝隋志皇帝册后后先拜後起則唐以前婦拜皆跪伏也又朱文公語録或問禮婦人吉拜雖君賜肅拜則古人於拜亦伏地曰古有女子伏拜者乃太

祖問范質之姪古者女子拜如何遂舉古樂府云長跪問故夫以為古婦女皆伏拜自則天欲為自尊之計始不用伏拜看來此說不然樂府只說長跪問故夫不曾說伏拜古人坐地是跪一處云直身長跪若拜時亦只俯手如揖便是肅拜故禮註云肅俯手也蓋婦人首飾盛多如副笄六珈之類自難以俯伏地上古人所以有父母拜其子亦有姑答拜者蓋只跪坐在地拜時易不曾相對拜各有問當答拜亦然大祝九拜肅拜但俯下

手令時傳云肅者不拜故肅使者而已文公舉貽孫之對為范果當别有據其論婦拜為詳矣鶴林玉露别記文公之説云古者男子拜兩膝齊屈如今之道拜是也杜子美註周禮竒拜以為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即今拜也古者婦女以肅拜為正謂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拜手亦然南北史有樂府詩説婦人曰伸腰再拜跪問客今安否伸腰亦是頭不下也周宣帝令命婦相見皆跪如男子之儀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變為今之

拜者起于何時程泰之以為始於武后不知是否而項氏家說則云鄭氏註周禮肅拜云若今婦人撎安世按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冑之士不拜故以肅為禮以其不可折腰也然則儀式持劍斂手回身微作曲勢爾鄭氏之所謂撎蓋如此正今時婦人揖禮也據鄭氏說則婦人之拜不過如此或者乃謂自唐武氏始尊婦人不令拜伏則妄誕之甚矣周天元時令婦人拜特撎作男子拜則雖其俗婦人亦不作男子之拜也况古

者男子之拜但如今之揖則婦人之拜安得已如今之伏令之男子以古男子之拜爲揖故其拜也加之以跪伏爲稽顙之容令之婦人亦以古婦人之拜爲揖故其拜也加之以拳曲作虛坐之勢視古已加不得謂之減矣禮所謂女拜尚右手者特言斂手向右如孔子拱而尚右之尚非若今用手按膝作跪也男子之尚左亦然古跪自是一禮以拜與伏皆不相干此論尤詳于諸書疑跪拜之制後周始變后唐初或因之武后乃復其舊

然王建宫詞云射生宫女宿紅粧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海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殿前鋪設兩邉樓寒食宫人步打毬一半走來爭跪拜上棚先謝得𢈔頭等建太和中為陜州司馬豈武后以後婦拜猶跪禮特行於宫掖復齋漫録謂後周制令宫人廷拜為男子拜引建前一詩證之唐宫詞無預後周故實也

古人貴字

禮檀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孔氏曰人始生三月而

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為人父之道同等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耆艾轉尊又捨其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別之士冠禮二十已有伯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爾朱文公曰至五十即稱伯仲除了下面兩字猶今人不敢仵尊者呼為幾丈之類是不可以字尊也玉藻士于君所言大人沒矣則稱謚若字名與士大夫言名士大夫言於君前士名而大夫字字為貴及與大夫言而字字為尊矣馬永卿赴亳州永城簿初見

劉器之諫議問曰王棐安否曰王學士安樂後劉公爲孫宰言新主簿可見後生不稱前輩表德此爲得體童蒙訓曰故家惟晁氏羣居相處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又云滎陽公外弟楊公韓環寔與他人語稱楊公但曰内兄或曰侍講未嘗敢稱字也舍人祿志云張正素先生子厚名壁東萊公從表兄也長東萊公十餘歲與書未嘗呼字楊器之大夫名寔實滎陽

公表弟於東萊尊行也與東萊公書亦未嘗呼字往時俗人有視楊應之學士為尊行者在朝中呼應之應之回首不應滎陽公以應之當如卑不敢字尊尊固不得字卑也故呂進伯逐門客謂呼小子字豈可為人師醻酢世變亦云字者朋友之職也嘗見前輩不呼後進者要稱字以代名為成人之禮尊者疑其斥之卑者且不敢當獨朋友無相尊卑可字也李文公答朱載書論此書云古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

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則雖朋友亦名之夫子于鄭兄事子產于齊兄事晏嬰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謂朋友字而不名正孔子同等不可以名而加字者也顏氏家訓云名以體正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為孫氏孔子弟子記事皆稱仲尼呂后微時常字高祖為季至漢袁種字其叔父曰絲王丹與侯

霸子語字霸為君房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名亦呼為字字固因呼為字尚書王元景兄弟皆號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一皆諱之其餘不足怪也續家訓云魏常林年七歲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林不拜伯先父之字也林曰臨子字父何拜之有庾翼子爰嘗候孫盛見盛子放問曰安國何在放答曰在庾稚恭家蓋放以子爰既字父亦字其父王丹對侯曰上而字其父曰上不以為嫌且字何以為孫氏古尊卑通稱

春秋書記季美蓋季者字也杜預曰書字者伸父母之尊以稱字為貴也謂子諱父字非諱之也稱其父字於人之子子有所尊而不敢當亦宜也顔氏舉字可以詳荆公序石仲卿字以為成人則貴而字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以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少也石林葉氏云孔子雖大司冦而但稱仲尼哀公誄之曰尼父仲山甫尹吉甫皆周之卿士而山甫吉甫猶通稱或者亦以字為重歟陸務觀筆記字所以表其

人之德故傳者謂夫子曰仲尼非嫚也先左丞每言及荆公只曰介甫蘇季明書張横渠事亦只曰子厚左丞謂農師也鶴山魏氏尤信此說其記常熟縣學有曰昔柳宗元謂論語所載弟子必以字惟曾子有子不字遂謂是書出於曾門蓋以字輕而子重也及考諸孔門之訓則字為至貴蓋字與子皆得兼稱如門人之于孔子進而稱子不字退而稱仲尼不言子其次亦有既子且氏如閔子騫等不一二人或字者又數人然淵予至游

夏最號為高弟子而不得子也有子曾子子而不得字也就二者而論則字為尊蓋子雖有師道之稱然繫乎於氏者不過男子之美稱耳故孝經字仲尼而子曾子禮運字仲尼而名言偃至于子思字其祖孟子字其師之祖相傳至今人之字仲尼者毋敢以為疑字既尊矣則雖以孟子亞聖亦不得以字行不寧惟是仲尼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字而不名者僅十有二人而游夏諸子之門人亦各字其師相承至於漢初猶未敢輕以字

許人答張行甫書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禰皆稱字孔門弟子多謂夫子為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至漢魏後只稱仲尼雖今人亦稱之而人不為怪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惟子房一人得稱字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者今曰胡子仁仲張子敬夫朱子元晦是尊敬之至答羅愚書古人以字為重雖孔子弟子與子思皆呼孔子為仲尼與誦相似皆人

所通稱也今人呼前輩字遂謂不然題韓氏墓志後或問先賢可字乎曰若用孔門弟子與子思孟子稱仲尼例則字先賢已過矣凡此俱推稱字為甚貴洪景盧云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并對其人問答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顔冉高弟亦曰回曰雍唯至閔子獨云子騫終此書無損名昔賢謂論語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予意亦出於閔氏觀所言閔子侍側之辭與冉有子貢子路不同則可見矣其說正魏氏所謂游夏之

門人各字其師者也周益公疑無已作王平父集序字

歐公至子固則曰南豐先生無已何尊焉至於傳道之

師則不可以不別是知其字為天下通稱若不逮所尊

而尊之者特别其師資之私敬無以過於字也蓋參古

今而論則臨文記事尊者稱之以字非不敬也應對之

頃書疏之間則字於其朋友從吕氏說可也世俗去古

遠徒知不可以字而更以號稱猶未可也况不惟尊其

不可字者如此故雜記之冀來者識字之所以貴也夫

帕首

元和聖德詩云以紅帕首注者引實録曰禹會塗山之夕大風雷震有甲步卒千餘人其不被甲者以紅綃帕抹其額自此遂為軍容之服退之送幽州李端公序紅帕首帕一作抹送鄭權尚書序帕首韡袴盖屢用之陸氏筆記舉孫榮傳張津常著絳帕頭帕頭者巾幘之類猶今言幞頭也韓文公云以紅帕首已為失之東坡云絳帕蒙頭讀道書增一蒙字尤誤務觀固不引塗山事注

韓文者亦不援孫榮語然李鄭二序皆連帕首韈袴取義為幞頭正合范史云向栩者性卓詭不倫讀老子狀如學道好披髮著絳綃頭李賢注說文絹生絲也按此字當作幧其字從巾古詩云少年見羅敷脫巾著幧頭已上史註紅綃頭或即無紅絹帕子謂孫伯符所稱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着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邪俗道書或由東都之季習妖妄者輒以為首飾栩其類也韓詩帕為虛字坡詩帕為實字因文著字為蒙所用本别俱

不免陸氏之核唐婁師德使吐蕃喻國威信制爲畏悅後募猛士討吐蕃乃自奮戴紅抹額來應詔此近塗山軍容之遺制雖不敢以釋帕首其云戴紅抹額抑亦帕首巾幘之物爾

古有涪翁

復齋漫録云山谷謫涪州别駕因自號涪翁按益都耆舊傳廣陵有老翁釣于涪水自號涪翁然則涪翁之稱古有之矣苕溪漁隱曰後漢逸民傳初有父老不知何

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復齋不取於此乃取益都耆舊傳後漢郭玉傳語謂涪翁之稱古有之矣不始於魯直也蒙隱筆記引援亦同余記唐書陸龜蒙傳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注云巴西人居漢上獨不用前二書為證當别有考也

公為尊稱

古之稱公有不以爵者如董公呂公夏黄公蓋公泄公申公毛公吳公殆以老成尊之諸老歴秦漢間齒既宿

矣司馬德操年少龎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龎公可見尊稱也雖于定國父為獄吏決曹亦稱于公正以年德見推唯史於夏侯嬰稱滕公時為滕令後方賜侯爵班書云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此猶項羽所使薛公郯公或例以令長稱公也孔融告高密縣為鄭康成立鄭公鄉有云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名臣又商山四皓有園公夏黄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髙皆悉稱公然則公者立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柳子

厚書相國房心瑒銘隂曰天子之三公稱公諸侯之入為王卿士亦曰公有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楚之僭凡為縣者皆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故言三公若周公召公王者之後若宋公為王卿士若衛武公虢文公鄭桓公其臣稱之則列國皆然師之尊若太公楚之為縣者若葉公白公年之長老若毛公申公浯公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近雖有之然不能著也唐之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東坡記

墨君堂云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是足證公者不專以爵貴也洪景盧采子厚東坡語記公為尊稱又曰范曄漢史惟三公乃以姓配之未嘗或紊如鄧禹稱鄧公吳漢稱吳公伏公湛宋公究牟公融袁公安李公固陳公寵橋公玄劉公寵崔公烈胡公廣王公龔楊公彪荀公爽皇甫公嵩曹公操也三國亦有諸葛公馬公顧公張公其在本朝唯韓公富公歐陽公司馬公蘇公為最著洪氏偶不引孔融語宋顏延之與何偃伺從上

南郊偃遥呼延之曰顔公延之以其輕脫怪之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為公偃羞而退或以田舍公阿公皆當為翁豈延之不知其義疑其不欲當尊稱語因過激耳自時俗崇謬敬若彼猶賢矣班書書公主亦云翁主公翁古亦雜用

許由

樓賜叔云從來人說莊周盡是寓言却不曽深考如堯讓許由依舊是有此人葢申吕許甫皆四岳之後許由

亦其一也以當時咨四岳觀之則堯有讓四岳之事但周之言不無文飾過當處此論有蕃陽湯君錫亦云堯始讓四岳舉舜乃讓于舜左傳云夫許太岳之後杜註云堯四岳則太岳非由乎後人遂有洗耳之說劉潛夫舉湯論語許由事不見於經故楊雄以為無誠齋云予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雖沈著痛快終未有以折衷此獨援引切而說不鑿予知劉公偶不記賜叔何以言之在左氏外傳齊許申呂由大姜解謂四國皆

姜姓四岳之後大姜之家高氏傳堯名許由為九州長豈即四岳之任歟湯名師中嘉定進士伯記端明之父與賜叔時相後先識見俱高考論自然符合也

繭栗

記王祭之牛繭栗左氏外傳楚觀射父曰郊禘不過繭栗史漢書志天地牲角繭栗顏師古注牛角之形或如繭或如栗言其小於郊禮志始著其義西京雜記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歎息曰栗犢乃能爾邪栗喻

小而不謂其角或非本此舞隂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徵趙憙憙年未二十既見更始歎曰繭栗犢豈能負重致遠乎除為郎中行偏將軍使諸舞隂而李氏降范史注犢角如繭栗言小也則惠莊長安一儒生亦祖古語耳晉王上表繭栗之質當豺狼之路以自喻微弱也坡詩云耆年日凋喪但有犢角栗魯直云紅藥枝頭初繭栗於是朱仲新紀繭栗言小也頭成繭栗高續古紅藥詞云紅翻繭栗梢頭徧姜堯章均藥詞亦云繭栗稍

頭弄詩句取羣花之含蕊為工魯直食筍詩𤗼栗戴地𦐂用之于筍尤切

紙錢

事林廣記考論寓錢之始云今楮鏹也唐書王璵傳曰玄宗時璵為祠祭使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禳祓大斥數巫覡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為鬼事至是璵乃用之則是喪祭之焚紙錢起於漢世之瘞錢也其禱神而用寓錢則自王璵始耳法苑珠林

云紙錢起于殷長史也按此則里俗以紙寓錢瘞始用之非瘞於瘞矣朱文公云紙錢起玄宗時王璵蓋古人以玉幣後來易以錢玄宗惑於王璵之術而鬼神事繁無許多錢來埋得璵作紙錢易之文字便是難理會且如唐禮書載范傳正言唯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易之文字便是難理會且如唐故衣冠效之而國初言禮者錯看遂作紙衣冠而不用紙錢不知衣冠紙錢有何間別近世戴氏鼠璞云法苑珠林載紙錢起於殷

長史唐王璵傳載漢末皆有瘞錢後里俗稍易以紙錢
王璵乃用於祠祭今儒家以為釋氏法於喪祭皆屏去
予謂不然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謂
之明器神明之也漢之瘞錢近於之死而致生以紙寓
錢亦明器也與塗車芻靈何以異俗謂果資於冥塗則
可笑是說雖異亦有文公紙衣冠何別意呂南公有錢
鄧公不燒楮鏹頌有云古用幣以禮神祇後之罪士為
多則假之以請禳禱祈假之不已則翻楮代焉而弗支

是故罪者滿世而莫救其非大抵深惡夫寓錢以徼福者也予觀洪慶善杜詩辨證載文宗備問云南齊廢帝東昏侯好鬼神之術剪紙為錢以代束帛至唐盛行其事云有益幽冥又牛僧孺云楮錢唐初剪紙為之此足以補事林廣記之未及

負為婦人

史高帝紀有武負陳丞相世家有張負絳侯世家有許負皆以為婦人記言王媼武負則信婦人矣班書如淳

注俗謂老大母為阿負師古引劉向列女傳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此古語謂老母為負耳世家言户牖富人張負索隱曰婦人老宿之稱然稱富人或恐是大夫爾予謂張負果婦人當是清女之流亦富人也許負相者索隱引應劭注老嫗也意其負婦音同古文相通用不然馮婦固晉善士歟史註猶有異論者

九百

陳無己云世人以痴為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項平甫

家説云註司業言九百草書喬字也朱或可談云青州王大夫為詞鄙俚每投獻當路以為笑具季父為青禄王亦與詩他日季父見其子謝之其子曰大人九百亂道玷瀆高明葢俗謂神氣不足者九百豈以一千即足數邪以書釋之不若陳朱之説通予讀張平子西京賦云小説九百本自虞初注者為小説九百篇本虞初著又曰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舉大數也漢志云小説家者流葢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説者之所造也如

淳曰街談巷說其細碎之言也俗豈云九百或取喻細碎之為者俚語本於史録固有矣故漫記之東坡作文字中有一條以彭祖八百歲其父哭之以九百者尚在李方叔問東坡曰俗語以憨痴騃騃為九百豈可筆之文字間乎坡曰予未知所據耳張平子西京賦云乃有秘書小説九百葢稗官小說凡九百四十三篇皆巫蠱厭祝及里巷之所傳言集為是書西漢虞初洛陽人以其書事漢武帝出入騎從衣黄衣號黄衣使者其說亦

號九百吾言豈無據也方叔後讀文選見其事具文選註始歎曰坡翁於世間書何往不精通邪近見雜說載此乃知前輩考証無所不至

駕頭

舊制駕頭未詳所始相傳更一朝即加覆黄帽一重孔氏談苑云駕頭者祖宗即位時所坐也相傳寶之夢溪筆談云正衙法座香木為之加金飾四足墮角其前小偃織藤冒之每車駕出幸則使老内人馬上抱之謂之

駕頭江鄰幾雜志云韓持國問李端明駕頭何物曰諸座之一原父訪王原叔云此坐傳四世矣放翁筆記云駕頭舊以一老宦者抱綉裹杌子於馬上高廟時亦然令乃代以閤門官不知自何年始叅諸紀載疑渡江後兀子以非法座故物乘輿所至百官道次班迎惟望駕頭致敬而已

滿月

禮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子

男射女否如東䰰高澄尚馮翊公主生子三日時帝幸其第錫錦綵唐章敬吳后生代宗三日玄宗臨澡之王毛仲妻産子三日玄宗命高力士賵酒饌金帛授其兒五品官姜謩以公主子生三日玄宗曰他物無以餉吾孫賜六品官緋衣銀魚又武后時拾遺張德生男三日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告其屠殺楊太真以錦綉為襁褓裹禄山云貴妃三日洗兒也皆以三日為重東坡賀子由生孫元昨聞萬里孫已振三日浴令俗以三朝浴

兒殆古意也晬謂子生一歳顔氏家訓江南風俗兒生一期為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針縷并加飲食之物及珍寳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愚廉知名之為試兒親表聚集燕享云玉壺野史記曹武惠王始生周歳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羅于席觀其所取武惠王左手提干戈右手提俎豆斯須取一印餘無所視曹真定人江南遺俗乃在此今俗謂試周是也惟相傳滿月且文之為彌月指詩誕彌厥月言

之按毛詩曰誕大也彌終也鄭氏曰終十月而生呂成公註莆田鄭氏曰彌滿也其義非謂兒生及月唐書髙宗龍朔三年子旭輪生滿月大赦北戶録云嶺俗家富者婦産三日或足月洗兒作團油飯以煎魚蝦雞鵝猪羊灌腸蕉子薑桂豆豉為之陸務觀謂此即東坡記盤遊飯語相近必傳者之誤其云足月即滿月也東坡又記閩人生子三日浴兒時家人及賓客皆戴葱錢曰葱使兒聰明錢使兒富大要三日之禮通古今當近其重

耳

婦人封邑

史姚氏註楚漢春秋高祖封許負為鳴雌亭侯是知婦人亦有封邑班志漢從秦制爵二十級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亭侯侯未詳也范志謂列侯所食縣為侯國承秦爵二十等為徹侯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豈亭侯者以十里一亭之地封焉或已自漢初有之婦人封邑班書云高后嘗以蕭相國夫人同為酇侯按司馬氏表孝惠

三年哀侯禄元年髙后二年懿侯同元年班志孝惠六年哀侯禄虖髙后二年封何夫人禄同母為侯二表所紀異索隱又疑其事非予謂吕后欲侯吕氏先封髙帝功臣欲王吕氏先封孝恵後宫子四年封吕嬃為臨光侯亦先封功臣妻矣自許負之封及酇侯夫人疑先漢婦人封邑之始

上梁文

吳氏漫録考其所始云後魏温子昇有閶闔門上梁祝

文云惟王建國配彼太微大君有命高門啟扉良辰是
簡枚卜無違雕梁乃駕綺翼斯飛八龍沓沓九車巍巍
居辰納祐就日垂衣一人有慶四海爰歸乃知上梁有
祝文矣弟不若今時有詩語也樓大訪祭政又考兒郎
偉始於方言其說云上梁文必言兒郎偉或以為唯諾
之唯或以為奇偉之偉皆未安在敕局時見元豐中獲
盜推賞刑部例皆即元案不改俗語有陳棘云我部領
你邈廝逐去深州邊吉云我隨你邈去邈本音悶俗音

門猶言輩也獨秦州李徳一絛云自家偉不如今夜云
余啞然笑曰得之矣所謂兒郎偉者猶言兒郎懣蓋呼
而告之此關中方言也上梁有文尚矣唐都長安循襲
之以語尤延之諸公皆以為前未聞或有云用相兒之
偉者殆誤矣樓公考證如此予記吕氏春秋月令舉大
木者前呼與謣後亦應之髙誘注為舉重勸力之歌聲
也與謣注或作邪謣淮南子曰邪許豈偉亦古者舉木
隱和之音

自稱字

乾道間陸放翁取家藏前輩筆札刻石嘉州荔枝樓下名宋法帖予得其本有陳文惠書首云堯佐曰而後云希元再拜希元文惠字也自稱於書間不可解黃氏法帖刊誤云柳少師與弟帖末云誠懸呈人多疑之以籀注漢書丞相衡傳云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抑不當稱字然常覩逸少敬謝帖自云王逸少白廬山遠公集廬循與遠書自云范陽盧子先叩頭則古人稱字蓋或有

之黄長睿精於考古從其辨證如文惠稱字無疑矣按漢書張晏注云匡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稚圭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臣鼎白知是字也顔師古以為張氏説穿鑿假有其書乃後人見此傳云匡鼎來不曉其意妄作衡書云鼎白爾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乎長睿所引顔注謂此西京雜記云鼎衡小名也若文惠前名後字或取法漢人

生日

顔氏家訓言江南風俗二親若在每至生日常有酒食之事無教之徒雖以孤露其日皆為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程氏云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傷更安忍置食張樂以為樂若具慶者可矣此同顔訓之意固不論在上也者然如梁元帝當載誕之辰輒齋素講經唐太宗謂長孫無忌曰是朕生日世俗皆為歡樂在朕翻為感傷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欲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柰

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泣數行下羣臣皆流涕則世人生本以生日為重而慶賀成俗已久矣漫録又記唐中宗以降誕日宴侍臣内戚與學士聯句人主生日樂宴為壽殆始見此時固莫盛於明皇也按唐開元十七年八月上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蕚樓下左丞相乾曜右丞相説帥百官上表請以每歲八月初五日為千秋節布於天下咸寧宴樂休暇三日此置節之始十九年以千秋節降死罪流以下原之此恩赦之始二十四年

八月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録九齡獻千秋金鏡録至代宗大曆元年十月上生日諸道節度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此受貢之始德宗以誕日歲詔佛老者大論麟德殿并詔給事中徐岱等講說此說法之始穆宗長慶元年詔七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其日百僚命婦宜于光順門進名叅賀朕門内與百僚相見雖嘗勑停尋復行之此進名受賀之始長慶四年敬宗初立徐泗觀察使王知興以上生日請於泗州置戒壇度僧尼資福此

度僧之始文宗開成二年詔朕之生辰不欲屠宰用表好生非是信尚空門將希無妄之福自今宴會蔬食任陳脯醢永為常例此禁屠宰之始紀節以來襲為大典雖本自開元而明皇久以生日為重矣王皇后寵衰泣曰三郎獨記不得何忠脫紫半臂換一斗麵為生日湯餅耶蓋舊事也明皇不惟自壽每自讓皇帝憲生日必幸其宅移時宴樂惠宣太子業被疾明皇自視會既愈幸其第置酒賦詩為初生歡此愷弟之至情天寶十四

年六月一日貴妃楊氏生日幸華清宮於長生殿奏新曲會南海進荔枝因名荔枝香天寶十載正月安禄山生日賜衣服玩器酒饌以宫妾蕃將亦用此朱仲新云唐人生日多具湯餅引夢得送張與詩爾生始懸弧邀我作上賓引箸舉餅湯祝賜天麒麟此當謂初生時少陵自有宗武詩也雲溪友議載西川韋相公臯因作生日節鎮皆貢珍奇獨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為饋

稱老為波

林讜之詩驚起何波理殘夢自注述夢中所見何使君蜀人以波呼之猶丈人也范氏吳船録記嘉州王波渡云蜀中稱尊老者為波又有所謂天波月波日波雷波者皆尊之稱此王波蓋王老或王翁也宋景文嘗辨之謂當作皤字魯直貶涪州别駕自號涪皤或其俗云按景文所記云蜀人謂老為皤音波取皤皤黄髪義

孺人

張文昌祭韓吏部詩公疾浸日加孺人視藥湯以為姬

妾則云乃二侍女合彈琵琶箏已有侍女矣以為妻則皇甫湜撰神道碑云夫人高平郡此不稱夫人退之曽云已呼孺人戞鳴瑟豈以言内子邪說詩者韓詩孺人對稱子自杜詩老妻稱子句中來儲光羲云孺人善逢迎稱子解趨走又出於江淹恨賦左對孺人右對稱子凡皆並指妻子唐棣王琰有二孺人爭寵蓋親王有孺人二人云唐制按曲禮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妻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則孺人不得以為妾

張文昌或取此宣和罷縣君改孺人為第八等

土名傳訛

揚州天長道中有古冢土人呼為琉璃王冢馬氏嬾真子録辨為漢廣陵王胥謚厲後人誤謂劉厲為琉璃爾長安董仲舒墓門人至皆下馬謂之下馬陵訛呼為蝦蟆陵

相經

相人之法古矣而物無不可相史云黄魯直陳君夫相

馬留長孺相彘滎陽褚氏相牛呂覽又記古有善相馬者寒風相口齒麻衣相頬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尻投伐褐相胸脇管青相膹肳陳悲相股脚奏牙相前君贊相後與獸羣馬人可知矣昭德讀書志伯樂相馬經浮丘伯相鶴經甯戚相牛經鄭氏通志又加以周穆王相馬經諸葛穎徐成相馬經高堂隆相牛經淮南八公相鵠經相鴨經相雞經相鵝經抑皆古事也不惟是也凡物皆然故自西都藝文之目已著相人相寶劍

刀相六畜班孟堅謂相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要其術如是而已世代相傳當有存者陳氏書曰相貝經未詳何書緯畧云師曠有禽經浮丘伯有鶴經雖六畜亦有牛經馬經狗經下至蟲魚有龜經魚經唯朱仲所傳貝經竒怪豈即相貝經歟或述其名類而謂相也緯畧又舉東方朔相笏經袁天綱郭先相笏經陳混常相笏經古相手板經亦驗人禍福也齊其母稱之在州時有一手板相者云富貴

又吳氏漫録引陸長源辨志載唐天寶中有李旺稱善相笏驗之以事卒皆無驗以為不可概論遂記開寶末聶長史相水立鑾三笏一王侯笏生人不敢秉一宰相笏一卿監笏亦為節度而作真沒一歸錢武肅祠堂一歸沈相一歸錢昭晏以衛尉卿守滑州真廟朝老道士為沈良擇笏云此借緋笏𤋮是吉州通判沈時除吉州通判借緋又云候罷任别為揀朝官笏期明年六月沈果以是時卒由前一事則貴賤在笏由後一事則吉凶

在人漫録云館中有陳混常相笏經其説推本管輅李淳風之言又常氏相板印法䫉程伯相印法盖相笏之類而有相字法者術亦傳也

能改齋漫録 吳曾

凌煙閣名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以功臣圖形凌煙閣閣名凌煙世以始於太宗然宋鮑照亦有凌煙樓銘曰瞰江列楹望景延除積清風露含綵煙塗俯窺淮海俛眺荆吳我王能架操思神居宜此萬春脩靈所扶則凌煙之名六朝已有矣

婦人有謚

王岐公作呂公綽墓誌云公綽以古者婦人無謚自晉漢以來皇后多因帝謚為稱國家順僖翼宣四帝暨太祖太宗皇后悉同廟謚獨章聖皇帝王后郭惠曰宣莊與謚典不合願易名為章追正前失仁宗從之余按晉時婦人有謚虞譚母卒謚曰宣桓温母卒謚曰敬然則公綽以古者婦人無謚蓋不知所本矣漢祖尊先媪曰昭靈夫人後高后五年又尊曰昭靈后然謚法曰婦人有謚自周景王穆后始也一左傳云聲子生隱公杜預

注聲諡也正義曰諡法不生其國曰聲

放生碑

放生建碑世以起於唐非也按梁朝元帝已有荆州放生亭碑見藝文類聚之七十七卷

寄附鋪

今世所在市井有寄附鋪唐世已然矣按唐異聞集薛防作霍小玉傳有云大理中寄附鋪侯景家

猊糖

近世造糖之精者謂之獅子乳糖亦有所本耳按後漢顯宗紀注云以糖作狻猊形號猊糖

酉陽

荆州記曰小酉山上石穴有書千卷相傳秦人於此學因巖之故梁湘東王山賦云訪酉陽之逸典余乃悟段成式名書之所自也

真率會

司馬溫公有真率會盖本於東晉初時拜官相設供饌

羊曼在丹陽日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晏則漸不復精隨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時羊固拜臨海守竟日皆美雖晚至者猶獲精饌時言固之豐腆不如曼之真率

焚香始於漢

李相之貿巳集謂焚香之始云本佛圖澄傳襄陽國城塹水源暴竭石勒問澄澄曰令當勑龍下取水乃至澄上坐繩床燒安息香咒數百言水大至余按江表傳有道士于吉來吳會立靜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療

病又按漢武帝故事亦云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宫金人者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然則焚香自漢已然矣

傳風

今之屋翼謂之傳風見儀禮士冠禮篇云直於東榮鄭氏注云榮屋翼也唐賈公彦疏曰榮屋翼也者即今之傳風又雲榮在屋蔝兩頭與屋為翼若鳥之有翼故斯干詩美宣王之室云如鳥斯革如翬斯飛與屋為榮故

云榮也

蘇小小

劉次莊樂府解題曰錢塘蘇小小歌蘇小小非唐世人見樂天夢得詩多稱咏遂謂與之同時耳次莊雖知蘇小小非唐人而無所據予按郭茂倩所編引廣曰蘇小小錢塘名娼也蓋南齊時人西陵在錢塘江之西故古詞云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

和買

和買二字見孔穎達左氏義昭公十六年晉韓起聘鄭有環在鄭商謁諸鄭伯子產弗與至旣成買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子產曰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强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穎達云上稱買諸賈人則是和買而子產謂之强奪者韓子以威偪之其賈必賤商人欲得告君大夫子產知非其和買故云然也

經典無騎字

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

欲與公輕騎歸劉炫謂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欲與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予按古者服牛乘馬以駕車不單也其六國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謂車千乘騎萬疋是也曲禮云前有車騎者禮記乃漢人書耳經典並無騎字

登聞鼓

按資治通鑑魏世祖懸登聞鼓以達冤人乃知登聞鼓其來甚久第院之始或起於本朝也

給公驗

唐宣宗時中書門下奏若官度僧尼有闕則擇人補之仍申祠部給驗其欲遠遊尋師者須有本州公驗乃知本縣僧尼出遊給公驗自唐已然矣

裁旨

近世自鈞台旨而天下稱裁旨按李罕之擅引澤州兵夜入潞將以狀白李克用曰薛鐵山死州民無主慮不逞者為變故罕之專命鎮撫取王裁旨

行狀

自唐以來未為墓誌銘必先有行狀蓋南朝以來已有之按梁江淹為宋建太妃周氏行狀任昉裴野皆有行狀

乾笑

世言笑之不情者為乾笑按宋范曄謀逆就刑於市妻來別罵曄曰身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曄乾笑而已按乾笑自此始

舍弟

舍弟兄稱弟曰舍弟亦有所本魏文帝與鍾繇書曰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

倂當

倂當二字俗訓收拾然晉時已有此語按世說長豫與丞相語嘗以謹審為端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車後為曹夫人倂當箱篋長豫亡後丞相還臺發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奩封而不忍開

一頓

食可以言一頓世說羅友嘗伺人祠欲乞食主人迎神出曰何得在此荅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

經紀

江西人能以幹還者為經紀唐已有此語滕王元嬰與蔣王皆好聚斂太宗嘗賜諸王帛敕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

恩府

以恩地為恩府始於唐馮戴著大中初為掌書記于太原李司空幞正言被斥貶郎州龍陽尉戴著曰自痛不得盡忠於恩府而動天下之浮議見金華子

風聞

風聞二字出漢書尉陀曰風聞老夫父母墓已壞削買逵國語注曰風聞采也采聽商旅之言故沈約彈王源曰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而魏任王澄表以為法忌煩苛治貴清約御史之體風聞是司

婦女稱姐

婦女以姐為稱説文曰嬻字或作姐古字假借也子也切近世稱女兄為姐葢尊之也按魏繁欽與文帝牋曰自左騏史納謇姐名倡見魏志魏志曰文帝令杜夔與左騏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李善注云其史納謇姐葢亦當時之樂人以是知婦之稱姐漢魏已然矣

點心

世俗例以早晨小食為點心自唐時已有此語按唐鄭

傪為江淮留後家人備夫人晨饌夫人顧其弟曰治妝未畢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其弟舉甌已罄俄而女僕請飯庫鑰匙備夫人點心傪曰適已給了何得又請云云

起居何如

今世書問往還必曰不審比來起居何如按漢武帝内傳載上元夫人曰𠁅阿母相邀詣劉徹家不意天靈至尊下降於至濁不審起居比來何如廼知此語久矣

飲席酹酒

飲席酹酒之始唐僕射孫會宗集内外親表開宴有一甥姪間朝官後至及中門見緋衣官人衣襟皆是酒涴咄咄而出不相識洎即席説於主人咸無此官沈思之乃是行酒升於階上酹酒草草傾潑也自此每酹引令側身恭跪一酹而已自孫氏始也令人三酹非也

丈人

以妻父為丈人本於漢時語所謂漢天子我丈人行也

笭箵

大唐新語曰漁具總曰笭箵唐書元結傳載自釋語曰能帶笭箵全獨而保生能學聲𪖐保宗而全家聲也如此漫乎非耶語皆協韻故箵音平聲與生相協今唐書音釋仍作獎挺切誤矣故蘇子美松江觀魚詩云嗚榔莫觸蛟龍睡舉網時聞魚鼈腥我實宦游無況者擬來隨爾帶笭箵皆作平聲今韻畧不收此字

蘭若

蘭若二字白樂天詩作蔿字押爾雅於操切上官儀酬薛舍人萬年宮晚景寓直懷友詩中四句云東望安仁署西臨子雲閣長嘯求煙霞高步尋蘭若此又作日灼切也

開元錢

世所傳青瑣集楊妃別傳以為開元錢乃明皇所鑄上有甲痕乃貴妃掐迹殊不知唐談賓録云武德中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及書皆歐陽詢之所為初進樣文

德皇后搯一痕因鑄之

條脫

唐盧氏雜説文宗問宰臣條脱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真誥言安妃有條脱為臂飾即今釧也又真誥萼緑華贈羊權金玉條脱各一枚余按周處風土記云仲夏造百索繫臂又有條達等織組雜物以相贈遺唐徐堅撰初學記引古詩云繞臂雙條達則條達之為釧必矣第以達為脱不知又何謂也徐堅所引古詩乃後漢繁欽

定情篇云何以致契闊繞腕雙跳脫但條跳兩字不同

花鶩定

鮑彪譜論杜詩戲作花卿歌云花卿舊注名花驚定新舊史無其人余按舊史崔光遠傳光遠爲成都尹及段子璋反東川節度使李奂敗走投光遠率將花驚定討平之將士肆剽刼婦女有金銀臂釧皆斷腕以取之光遠不能禁肅宗按其罪高適傳花驚定者恃勇誅子璋大掠東蜀天子怒光遠不能戢軍乃罷之以適代光遠

為成都尹惟新史不見花鶖定名字鮑彪不讀舊史故耳

精舍

王觀國學林新編曰晉書孝武帝幼奉佛法立静舍於殿内引沙門居之因此世俗謂佛寺為静舍觀國按古之儒者教授生徒其所居皆為之精舍故後漢包咸傳曰咸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又劉淑傳曰隱居之精舍授講又擅敷傳曰立精舍教授又姜肱傳曰盗就精廬求

見注曰精廬即精舍也以此觀之精舍本為儒士設至晉孝武立精舍以居沙門亦謂之精舍非有儒釋之別也以上皆王説余按三國志注引江表傳曰于吉來吳立精舍燒香讀道書製作符水以療病然則晉武以前道士亦立精舍矣

掩耳偷鐘

諺有掩耳偷鈴非也亦有所本呂氏春秋范氏亡有得其鐘者欲負而走則大鐘不可負以椎毀之鐘怳然有

音恐人聞之而奪急掩其耳然世之恐聞其過者亦猶此也任昉勸進牋云惑甚盜鐘功疑不賞

一頓食

杜詩頻頓食黄魚晉謝僕射陶太常同詣吳領軍坐久吳留客作食今日已中使婢賣物供客比得一頓食殆無氣可語

女墻

春秋左氏傳襄公六年晏弱圍萊堙之環城於堞注云

堞女墻也又二十五年吴子門于巢巢牛臣隠於短墻以射之二十七年盧蒲嫳攻崔氏堞其宫而守之注曰堞短垣也陴倪短墻短垣女墻皆一物也説文云堞城上女垣也廣雅云陴倪女墻也釋名曰女墻言其卑小比之於城如女子之於丈夫也故杜子美上白帝城詩城峻隨天壁樓高望女墻劉長卿登餘干城懐古云官舍已空秋草緑女墻猶在夜烏啼劉禹錫詩云夜深猶過女墻來韓偓懐故郷云塞雁已侵池籞宿宫鴉猶戀

女墻啼此學長卿也

虚牝

韓退之贈崔立之詩云可憐無補費精神有似黄金擲虚牝洪慶善曰牝谿谷也古詩云哀壑叩虚牝予按古詩之意虚牝當是壑中之空穴耳所以老子曰玄牝之門是為天地之根然大戴禮以丘陵為牝谿洪取大戴之意耳

醉如泥

後漢周澤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按稗官小說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然

笑林

秘閣有古笑林十卷晉孫楚笑賦曰信天下之人笑林調謔之具觀笑林本此

上人

唐詩多以僧為上人曰杜子美已上人茅屋是也按摩訶般若經云何名上人佛言若菩薩一心行阿耨菩提心不散亂是名上人十誦律云人有四種一麄人二濁人三中間人四上人

天洗兵

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諫曰此非妖歟武王曰非也乃天洗兵也故杜子美有洗兵馬行

瑣語

唐孫光憲有北夢瑣言按晉書大唐二年汲郡人卜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有瑣語十一篇乃知古已有瑣語

曲江

曲江有三枚乘七發云觀於廣陵之曲江令蘇州也廣東有曲江令韶州也司馬相如弔二世賦云臨曲江之隑州即長安也按唐劉餗傳記云京師芙蓉園本名曲江園隋文帝以名不正改之故杜子美詩云曲江翠幙

排銀牓又云春日潛行曲江曲七發所謂曲江有弭節伍子之山令胥山在蘇州

萬乘作平聲

天子萬乘諸經音訓皆作去聲余讀晉傳至漢高祖書贊曰赫赫漢祖受命龍興五星協象神母告徵討秦滅項如日之升超從側陋光據萬乘亦可作平聲用也

箕子易牙名

箕子名胥餘見司馬彪注莊子於他書不見易牙名巫

易牙其字也見孔穎達左傳疏

花蕊夫人

偽蜀主孟昶徐匡璋納女於昶拜貴妃別號花蕊夫人意花不足擬其色似花蕊翾輕也又升號慧妃以號如其性也王師下蜀太祖聞其名命別護送途中作辭自解曰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烟馬上時時聞杜鵑三千宮女皆芳樹妾最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陳無已以夫人姓費誤也

崔念四詞

政和間一貴人未達時嘗遊妓崔念四之館因其行第作踏青遊詞云識箇人人恰正年年歡會似賭賽六隻渾四向巫山重重去如魚水兩情美同倚畫樓十二倚畫樓兮又還重倚兩日不來時時在人心裏擬問卜常占歸計拚三八清齋望永同鴛被驀然被人驚覺夢也有頭無尾

喏樣

李祐晉臣初任河潮守官監司怒其喏太丈對衆責之翌日請見遂極武監司愈怒稱文責問祐供狀云高來不可低來不可乞指揮明降喏様一箇盖用俚語也

鞋底様

楊文公億有重名嘗因草制為執政者多所塗竄楊甚不平因取藁本上塗抹處以濃墨傳之就加為鞋底様題其旁曰世業楊家鞋底人或問其意曰此語是他别人脚迹當時傳以為鞋爾後舍人草制被點抹者則相

謔曰又遺鞋底

說郛卷十七上